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K521.0  
1

#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著 黄艳红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著 黄艳红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字:01-2009-5507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ia[1](978-0-521-47886-1) by Steven Beller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地利史/贝莱尔著;黄艳红译.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000-8231-6

(世界历史文库)

I. 奥… II. ①贝…②黄… III. 奥地利-历史 IV. K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5269 号

责任编辑 郭银星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海马书装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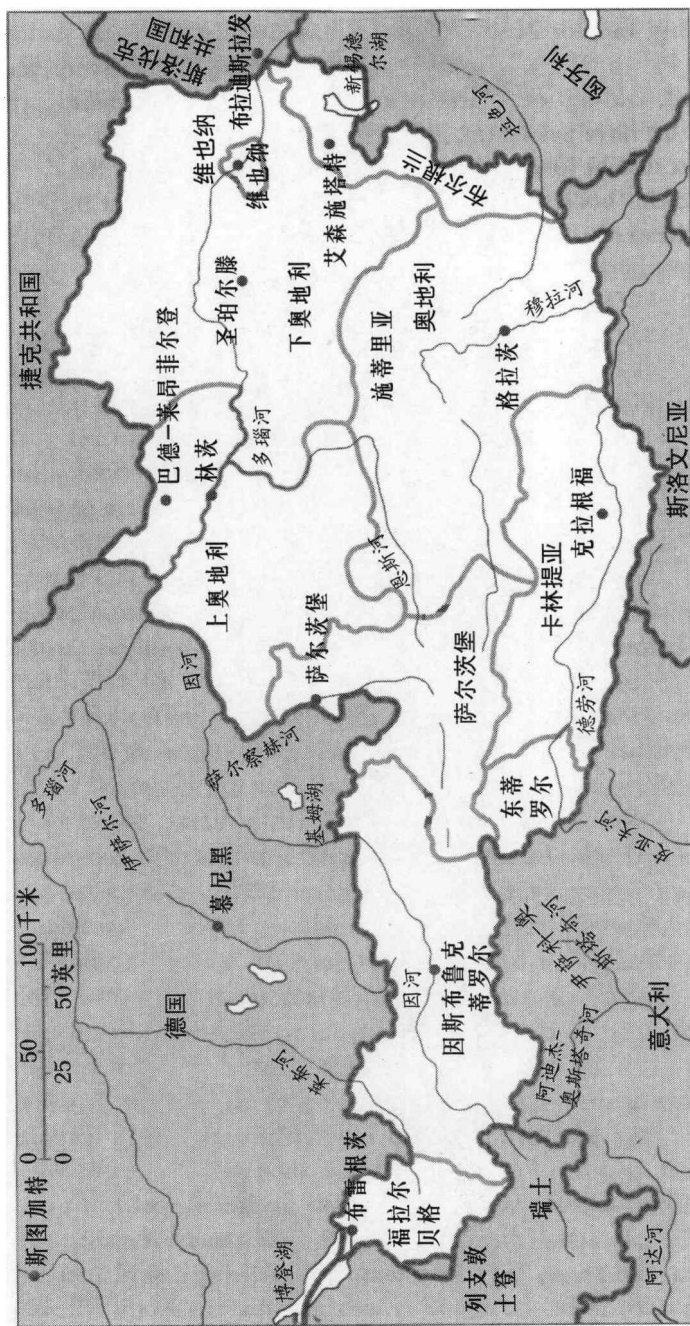
副主任 李红强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地图1 奥地利共和国, 2006年

## 致 谢

很多年前，当比尔·戴维斯（Bill Davies）问我是否知道谁有兴趣写一本简明奥地利历史时，我很轻松地来了个毛遂自荐，虽然这个决定有点不够谦虚。创作这样一部书看起来颇具挑战性，但真正写起来可能相当简单，而且不会花太多时间。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简明是多么耗费时间，一部奥地利的简明历史几乎缺乏连续性——对于这样一不大的国家来说也是这样。写作这本书甚至花了我更长的时间，但现在它终于完成了，我希望它既有助于为理解奥地利极具吸引力的历史提供基本的轮廓，又有助于认识到这一点：奥地利历史的广阔和复杂使得任何方便简明的阐述并不像乍看起来的那样容易（至少不像我当初认为的那样容易）。的确，奥地利历史之所以有魅力，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广阔性和复杂性，但我希望读者能在随后的阅读中自己去领会这一点。

在这个研究项目刚开始时，我有幸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一员，随后又担任维也纳中欧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FK）的研究员，这些经历对我帮助甚大。我还要感谢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给我讲授哈布斯堡君主制历史的课程。此外，我想感谢多丽丝（Doris）和安德鲁·布里默（Andrew Brimmer）的慷慨宽容，还有我美丽而宽厚的妻子伊斯特·戴安娜·布里默（Esther Diane Brimmer），她的支持是我得



以完成此书的主要原因。

我的朋友和同事——他们太多了，我恐怕不能在这篇简短的致谢中——列举他们的名字——在我写作这部著作时给了我帮助、鼓励和建议，尽管有时是因为他们的不同意见而收此效果。我感谢所有在奥地利、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和同事。我还要特别感谢：国会图书馆的布鲁斯·马丁（Bruce Martin）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有益的帮助；德雷克·比尔斯（Derek Beales）耐心地回答了我就书中的插图提出的无知问题；维也纳《标准报》（Der Standard）艾哈德·施塔克尔（Erhard Stackl）也对本书的几个问题提供了至为有益的协助；维也纳人文科学院的克劳斯·内伦（Klaus Nellen）一直是我善意的听众和协助者。还要感谢尤里安·索法尔（Julian Sofaer）慷慨允许我为此书复印两幅格哈特·弗兰克尔（Gerhart Frankl）的绘画作品，以及答应我将巴德—莱昂菲尔登（Bad Leonfelden）《地方志》（*Heimatsbuch*）中的几幅照片在此付印的马格·弗兰茨·胡默尔（Mag. Franz Huemer）。另外，我还要向汉斯·海德尔（Hans Haider）、雷吉纳·胡贝尔（Regina Huber）、沃尔夫冈·雷山茨（Wolfgang Leschanz）、格哈德·米尔克拉姆（Gerhard Milchram）、雷纳特·派因（Renate Pein）、鲁道夫·希默坦（Rudolf Semotan）和威廉·瓦德尔（Wilhelm Wadl）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他们慷慨应允本书使用各种插图。

埃文·布凯（Evan Bukey）、阿兰·雅尼克（Allan Janik）、阿维尔·罗什瓦尔德（Aviel Roshwald）和大卫·索尔金（David Sorkin）十分友好地阅读了部分手稿，并就如何改进书稿提供了建议，对此我深表谢意。但他们对定稿中的任何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

我同样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各位员工，首先是比尔·戴维斯，是他给了我写作本书的机会，并竭尽所能地关注此事。马里戈尔德·艾克兰（Marigold Acland）、克里斯·哈里森（Chris Harrison）和伊丽莎白·霍华德（Elizabeth Howard）对作者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在此也谨表谢忱。伊莎贝尔·丹布里古尔（Isabelle Dambricourt）、乔·布里兹（Jo Breeze）、卡罗尔·菲林汉姆·韦布（Carol Fellingham Webb）

及制作组对本书最终的出版付出了耐心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几位尚未提到的人，他们多年来的友好招待和垂范为本书贡献了很多特别之处，他们是：乔治（George）和克里斯特尔·克莱尔（Christl Clare）；伊丽莎白·德·吉尔塞（Elisabeth de Gelsey）；维尔纳·埃希鲍尔（Werner Eichbauer）；克里斯特尔·法布里齐（Christl Fabrizi）；马塞尔·福斯特（Marcel Faust）；库尔特·鲁道夫·费舍尔（Kurt Rudolf Fischer）；玛莎·霍夫（Mascha Hoff）；英格堡·劳（Ingeborg Lau）；希尔德·施皮尔（Hilde Spiel）；尼克·瓦格纳（Nike Wagner）和海波克（Haiboeck）大家族的所有成员，无论他们是在巴德—莱昂菲尔登、马赛、萨尔茨堡、林茨，还是在纽约。阿兰（Alan）和比亚·科尔干（Bea Corgan）、扬（Jan）和赫尔塔·帕尔默（Herta Palme）同样为本书做出了贡献，最然他们并不总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上面提到的很多人先后故去，我的父亲“老好人”米尔顿·贝莱尔（Milton Beller）也在此间去世。正因为他深爱着我母亲赫尔米·贝莱尔（Hermi Beller），一个奥地利人，才会有我，有这本书。因此唯有此书能献给我的父母，献给他们的孙子纳撒尼尔（Nathaniel），因为书中的故事也有他的一部分。

史蒂芬·贝莱尔

# 奥地利史

史蒂芬·贝莱尔

现代奥地利是个繁荣的中欧小国，但它有一段十分丰富和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远远超出它如今的国境线。今天的奥地利人与其历史的关系存在一些困扰，无论是哈布斯堡君主国那段多民族的历史，还是1938—1945年作为德国人的奥地利人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的历史。史蒂芬·贝莱尔以引人入胜、全面深入的阐述追溯了奥地利非凡历程中的诸多变迁：从作为德意志军事边区到王朝世家的建立，从成为帝国皇室家族到建立中欧大帝国，从失败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到德国的一个地区，再到成功的阿尔卑斯共和国，奥地利的特性和遗产及其多姿多彩的源泉构成了一幅多层次的画卷。这是一段充满反常与另类色彩的故事，是探讨欧洲历史的另一面的力作，它并非以更为清晰的民族叙述方式给出方便的答案，因而更切合于今天的世界。

史蒂芬·贝莱尔 (Steven Beller) 是位独立学者。他已出版数本有关奥地利历史的著作，如《维也纳和犹太人，1867—1938年：一部文化史》(Vienna and the Jews, 1867—1938: a Cultural History, 1989)，《特奥多尔·赫茨尔》(Theodore Herzl, 1991) 和《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 1996)。

## 导 论

奥地利人可以说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奥地利历史则是一段没有民族的历史。一直到 1945 年以后，奥地利人才真正尝试构建一种同德国人分离的民族身份，他们取得了成功。不过，作为一个清晰可辨的历史概念，奥地利甚至远在民族—国家观念诞生之前就出现了。如今的奥地利只有 800 万人口，对这样一个小国来说，奥地利历史有着一番不幸的命运遭际。

然而，这段历史很难简单地称为“民族”历史，因为其中的很多内容涉及今日奥地利边境之外的地区和人民。直到 1918 年，奥地利还是个多民族的王朝帝国，或被称为哈布斯堡君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部，阿尔卑斯山区世袭领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奥地利）上的日耳曼人只是其他“奥地利人”（如捷克人、鲁赛尼亚人，等等）中的一种族裔“民族”（ethnic nationality）。1918 年以后，虽然“奥地利”继续以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存在，但很少有“奥地利人”把这个奥地利视为君主国家崩溃后的最佳替代品，大多数人情愿与德国合并（Anschluss）。这个愿望在 1938—1945 年得以实现，但结局是可怕的，纳粹德国将奥地利人纳入其战争和杀戮机器，使其成为对犹太大屠杀的同谋和全面溃败中的难友。

1945 年以后崛起了一个新兴的、独立的奥地利。奥地利的领导者

们有意识地创建起一种新的认同感，这既要创立两次大战之间曾一度痛苦地缺失的团结，又要将“奥地利人”和 1938—1945 年间“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1945 年之后奥地利的重生是战后欧洲重建中诸多奇迹中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和平、对外采取的中立政策和全面的历史和解，这一切使得奥地利在 20 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安宁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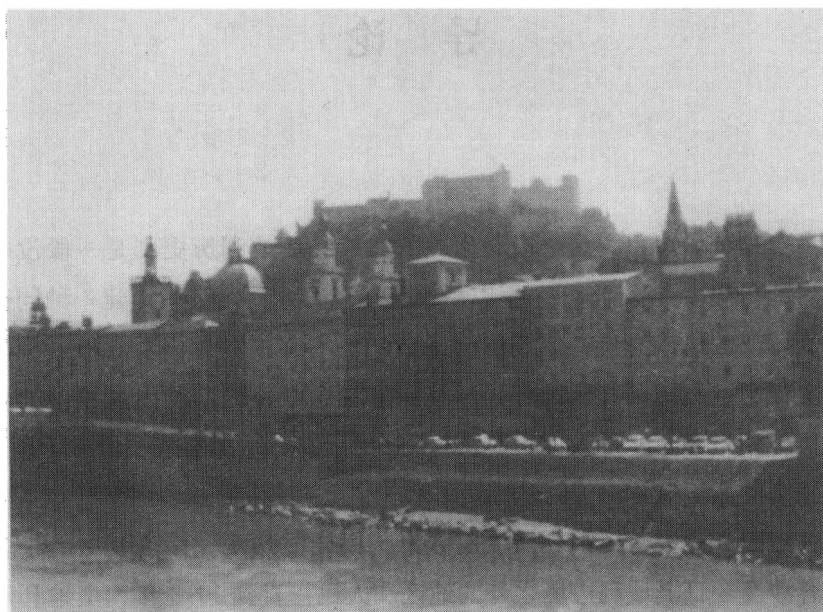


插图 1 萨尔茨堡

从表面上看，即使是在今天，奥地利仍然堪称“至福岛”。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欧盟中最高的国家之一，奥地利的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它利用居民高水平的技术教育，将经济的基础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奥地利人享有的福利国家慷慨而周到，他们的犯罪率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尤其是在暴力犯罪方面。

这个国家地处欧洲中心，过去这是个很大的不利之处，如今则有着很大的潜在优势。由于夹在德国和意大利之间，奥地利在两次大战期间曾是两大强国争夺的猎物，但现在，作为欧盟内部市场的一部分，

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奥地利具有了商业上的战略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被哈布斯堡君主国瓦解后新成立的国家包围着，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种状况造成的是政治上的敌对和经济上的混乱。1945年，共产党在这些邻国掌权，奥地利的很长一段边境成为了铁幕，于是这个国家处在了“西方”的边缘上。

随着苏东剧变和2004年欧盟的扩大，如今奥地利边境地带的经济蒸蒸日上，奥地利也赢得了巨大的经济机会。另外，欧盟的东扩终于使奥地利置身于奥地利人一直认为的独特位置上：“欧洲”的中心，而不是欧洲的东部边缘。人们或许可以认为，奥地利人应该觉得他们民族的重大变迁是件十分幸运的事。

然而，奥地利历史的重负，尤其是1938—1945年那个不是“奥地利”的奥地利发生的事件，仍然在提醒、纠缠、困扰着国民的自我理解。1986年以后，瓦尔德海姆（Waldheim）事件引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陈年幽灵，并在国外舆论中造成震动。此后弗拉尼茨基（Vranitzky）政府的行动表明，奥地利人正试图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过去。但是，本来能被遏制的约尔格·海德尔（Jörg Haider）的崛起及其极右翼的自由党的上台（虽然是与温和的保守派结盟）则有着另一番意义。一件十分矛盾的事情是：以“无忧无虑”的天性而闻名、生活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之一中的奥地利人，当他们被问及自己“民族”的过去时，仍是极度敏感，甚至有些忸怩和局促不安，并且怀有戒心。

奥地利历史造成的这种苦恼是有很充分的根据的。今天的奥地利和奥地利人和从前的奥地利与“奥地利”人之间有十分剧烈的断裂，这就是我们开篇处提到的核心矛盾所在。历史上的“奥地利”身份认同问题纠缠不清、错综复杂，这个难题的根源在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奥地利”无法让自己适应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这就给中欧留下了一笔麻烦的遗产，与此同时，这也使得“奥地利”成为20世纪众多精神、思想和文化潮流的中心，不管这些潮流的影响是好是坏。

当代的很多奥地利人希望接纳双重遗产：超民族的、哈布斯堡帝国



的奥地利，以及世界主义的“维也纳 1900”。但这种抱负造成许多困难，其中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实现这一抱负时不致落入那个罪孽深重的泥沼中，即不与 1938—1945 年的“插曲”发生瓜葛。援引别的“奥地利”历史来支持当代奥地利的民族认同，所有这类企图在道义上都是危险的。挑拣或选取“奥地利”历史的某些部分作为依据，这种做法是不可能的，为追求某种宜于操作的民族历史而被略去的章节已经以十分尖锐的方式产生了反作用。今天的奥地利人是否完全愿意同自己的过去——包括过去那段曾试图隐瞒的历史——和解，仍需拭目以待。

即便是看起来“有用”的历史片段实际上也并不总是与其表面意义相符。1991 年 9 月 19 日，在豪斯拉比约赫（Hauslabjoch）附近阿尔卑斯山上的厄茨塔尔（Ötztal）冰川上发现了一具尸体。一个救援队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赶了过来，人们以为这是个遇难的登山者，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具尸体是一个几千年前被杀死的男子，事实上也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青铜时代的尸体。奥地利的公共舆论，特别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小报，对此事的反应带有某种民族自豪感，因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是个奥地利人。当然，““冰人厄茨”（Ötzi）”早在奥地利这一观念诞生之前几千年就死去了，但称呼远古时代的人为“祖先”并非反常的做法，这就像英国人把巨石阵视为民族骄傲一样。但奥地利人对“冰人厄茨”的诉求接着便受到一次毁灭性的重创，因为当人们重访发现地点时，已注意到冰人实际上是在意大利境内被发现的，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境线刚好横穿豪斯拉比约赫的中心。多次辩论过后，两个国家达成如下协议：奥地利人可以暂时将厄茨保存在因斯布鲁克，以供研究，但之后厄茨须交给意大利人永久保管。这个“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意大利人”（冰人看起来的确像是来自地中海一带）如今留在了意大利奥尔托·阿杰迪（Alto Adige）省的博尔扎诺（Bolzano）城，而这个省又称南蒂罗尔（South Tyrol）。

这样一来话就很长了。对大多数奥地利人而言，南蒂罗尔应该是奥地利的一部分。这个省的居民大部分讲德语，意大利对这个省的主权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该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协约国交给意大

利的，为的是报答后者 1915 年的参战。虽然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平息，但边境两侧的蒂罗尔人仍把南蒂罗尔视为大蒂罗尔的一部分。一直到最近的时候，因斯布鲁克的一份主要报纸《蒂罗尔日报》的抬头处仍有一份这样的蒂罗尔地图：属于奥地利的两部分为深色（北方和东方），南蒂罗尔为浅色。大部分南蒂罗尔人对自治和意大利政府给予的其他特许权感到满意，但他们无疑仍自认为是蒂罗尔人。因而“冰人厄茨”既不是奥地利人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蒂罗尔人。



插图2 蒂罗尔的身份认同(《蒂罗尔日报》)

“冰人厄茨”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今日奥地利的一个惊人的现实状况：对这个 800 万人口的国家而言，它的地区多样性着实让人吃惊，9 个省<sup>①</sup>都具有强烈的地区特色。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坐落在山区，而且西部地区延伸得过长。最西端的福拉尔贝格（Vorarlberg）毗连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并因此跟莱茵河联系在一起，该省与德国和瑞士交通网的融合程度远高于同奥地利交通网的融合。从布雷根茨（Bregenz）乘火车到维也纳耗时比到巴黎还长。蒂罗尔主要位于阿尔卑斯山区，因而一度是作为旅游胜地的现代奥地利的中心。但它同样远离奥地利的主要的、“肥大”的组成部分，它的地方独立传统相当强固，这是它相对较晚地于 14 世纪并入哈布斯堡“奥地利”领地的部分原因。另一个省也对现代奥地利的文化特性及其旅游产业具有中心意义，这就是萨尔茨堡（Salzburg），但它直到 1816 年才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家。当莫扎特（Mozart）1756 年在这里出生时，他还不是“奥地利人”。

7 南方和东方各省或各州（Länder），即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提亚（Carinthia），它们归属奥地利的传统更长些，施蒂里亚早在巴奔堡（Babenberg）时代就与奥地利的核心地带合并，卡林提亚 1336 年归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但是，阿尔卑斯山限制了它们同北方的联系，而河流又是向南流的，因此从历史上说，这两个省与它们的北方邻居有着不同的关切。它们的北方邻居是奥地利的核心部分，即横跨多瑙河的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维也纳原是下奥地利的首府，现在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省。最东边的布尔根兰（Burgenland）毗邻匈牙利和多瑙河平原（puszta），它的奥地利传统最为短暂，历史上它是匈牙利的一部分，直到 1919 年才归属奥地利。

从地理宽度上说，奥地利从莱茵河延伸到匈牙利平原，阿尔卑斯山横亘中间，再加上各省的历史多样性，这些都助长了地方身份认同

① 作者把今日奥地利的一级行政单位称为省（province），但有的著作和工具书中作“州”（state 或 Bundesland），这里按原文译作省。——译者注